



◎ 刘建良 / 著

# 美少女 江山



## 一锅煮

第二卷

河南文艺出版社



火凤凰丛书

◎刘建良／著

# 美少女 江山

一 鍋煮

第二卷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女江山一锅煮. 第2卷/刘建良著. —郑州:河南  
文艺出版社,2007.4

(火凤凰丛书)

ISBN 978-7-80623-764-9

I. 美…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9377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8.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390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印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64-9	定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 上卷回顾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美女竞折腰。

天朝崩乱，天下动荡，外有异族侵扰，内有诸侯纷争。而龙湾镇的小无赖战天风却陷入天婚与鬼婚的双重麻烦之中。美女在怀蛮女在侧，九鬼九关千里追杀。逃亡之中，战天风奇迹般地横空出世，油嘴滑舌的习气，偷鸡摸狗的品性，无赖狡诈的性格，诡计多端的大脑，将一场场江湖奇谋消解于令人目瞪口呆的闹剧之中。天厨星秘授煮天锅，巨野泽诡计破奇谋，横刀立马折节相交，云裳仙子姐弟情深。

战天风怀揣传国玉玺，与九鬼门主、白云裳、马玉龙等人同闯石林绝阵，去“抢”传国玉玺，不料弄巧成拙，反累得白云裳惨遭马玉龙暗算，马玉龙淫心膨胀，企图玷污白云裳，而此时，战天风经脉瘀塞，手脚酸软……





**“火凤凰”丛书之武侠系列**  
**湘江鬼才刘建良巅峰巨著**

作者简介

刘建良，湖南娄底人，《武侠故事》“四大武生”之一，求学十年，下井又十年。自2002年以来，先后在《武侠故事》杂志上发表了近三百万字的作品。其作品以构思诡异、想象离奇而深受读者喜爱，被侠友誉为“刘大将军”、“码字狂人”、“湘江鬼才”等。

## 内容简介

马玉龙淫心膨胀，企图玷污白云裳。危急关头，战天风施放鬼牙射死马玉龙。然而白云裳受春药控制，神志迷失，情欲勃发……战天风的身体霎时被点燃。杀死马玉龙后，战天风陷入枯闻庄和九鬼门的双重追杀中，一路逃亡，恰遇壶七公。一个疯狂胆大、震动天下的“策划”开始搞笑上演——战天风摇身一变，成了嬉皮笑脸没有一点正形的天子！

搞怪江湖，风云争霸。狡诈无赖玩天下，油嘴滑舌戏诸侯。皇权至尊入眼中，不及美女一声唤。

出版统筹：单占生 王复兴  
策 划：许华伟 高珊珊  
责任编辑：邵 玲  
特约编辑：陈 渐 李 辉  
封面彩绘：郭竞雄  
装帧设计：刘淑彧  
美术编辑：吴 月  
责任校对：丁淑芳



# 目 录

# Contents

第三十章 · 七 花 会	第二十九章 · 大 破 雪 狼	第二十八章 · 重 练 新 军	第二十七章 · 邪 刀 莫 归	第二十六章 · 西 风 苦 战	第二十五章 · 大 兵 压 境	第二十四章 · 黑 莲 花	第二十三章 · 弄 假 成 真	第二十二章 · 鬼 女 香 吻	第二十一章 · 假 冒 天 子	第二十章 · 无 闻 七 剑
153	138	123	107	92	76	62	45	28	15	1

# Contents

第三十八章 · 玄天九变	275
第三十七章 · 万异公子	261
第三十六章 · 万灵神殿	246
第三十五章 · 艳鬼缠身	231
第三十四章 · 灵鬼寄身	217
第三十三章 · 天蜂大阵	201
第三十二章 · 灵羽六翼	186
第三十一章 · 夺命红绳	170



## — 第二十章 无闻七剑 —



白云裳羞愤到极点，却是毫无办法，只有绝望地闭上眼睛。战天风也是半点办法没有，只有眼睁睁地看着。

外衣一掀开，马玉龙淫兴更增，更不停手，将白云裳肚兜的带子解开，一手提着肚兜，急促地呼吸着，慢慢地将肚兜掀开，到白云裳的双乳露出时，始才猛地一掀，随即便发出一声欢叫：“果然如此，美丽绝伦，绝品啊，绝品。”他看到了白云裳的双乳，战天风自然也看到了。战天风在龙湾镇混时，顽童胡闹，偷看过不少女人的乳房，说实话不好看，不是像个大木瓜一样吊着，就是乳尖上一圈乌黑，像挂着两粒黑枣。后来看了鬼瑶儿虚影的乳房，那个漂亮，让他回想起来腹中不由自主地发火，还有那次血烈和蜜雪儿亲热，他也看见了蜜雪儿的乳房。可以说他不是没有见过女人的乳房，或者说美女的乳房，然而一眼看到白云裳的乳房，他胸中仍是不由自主地一震，有一种忘了呼吸的感觉。

白云裳的双乳没有鬼瑶儿、蜜雪儿的大，但却特别的坚挺高耸，像极了两根破土而出的冬笋，剥去了笋皮后，怯生生地挺立着，乳尖如豆，清新嫩红，在昏蒙的光线中显出淡淡的两点红影。

确实是极品。战天风也在心中暗暗赞同马玉龙的话，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过，马上就被怒火冲散了，牙关紧咬，暗道：马玉龙，竟敢污辱我云裳姐，终有一日，我要你生死两难。

白云裳感觉到胸前一凉，知道胸脯裸露，羞极之下，昏了过去。马玉龙本来痴迷地盯着白云裳的乳房，但白云裳昏过去他却还是察觉到了。他是玩女人的老手，玩昏迷中的女人形若奸尸，他可不愿意，发出一缕灵力在白云裳人中穴上一撞，让白云裳又清醒过来。白云裳眼睛一睁，随即又闭上，眼泪滚滚而出。

马玉龙嘿嘿一笑，道：“云裳，不要哭，你哭我可很心痛。告诉你，男女交欢是这世上最美的一件事情，你一旦尝过了，就会如醉如痴地迷上的，而且我告诉你件事，我其实还有个师父，是七大灾星中的天欲星。他传我的御女术，可以把和我交欢的女子美上天。当然，你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自控能力很强，但师父还传了我一样好东西：女儿醉。”说到这里，马玉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玉瓶子来，淫笑道，“这女儿醉是

春药中的极品，女孩子只要闻一下，不论她是怎么样的贞节烈妇，都会立刻春情勃发，若是在鼻间抹上一点啊，那春情就会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到那时，别说是人，就算是一条狗，你搂住了也会拼命索要。你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我也给你抹一点吧，不过放心，我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哈哈。”他狂笑着，打开瓶塞，先自己闻了一下，再用小指尖勾了一点，抹向白云裳鼻间。

白云裳本来闭着眼睛，听到马玉龙说不但要凌辱她，还要给她涂春药，于是羞怒至极，急忙睁开眼睛，羞叫道：“不要！”

“要的，要的。”马玉龙淫笑道，“你是女人中的极品，你的第一次，我一定要好好地享用。”

白云裳摇头想躲开马玉龙，可此时她哪里能躲得开，最终还是被马玉龙在她的鼻子上抹上了女儿醉，于是急忙屏住呼吸。她屏住了呼吸，马玉龙自然看得出来。只听马玉龙嘿嘿一笑，道：“不急不急，品女人就像品古董，要慢慢地品、细细地品，这样才能品出真味来。还是先让我来好好品尝一下你对极品美乳，然后等你吸进了女儿醉春情大发时，我再把你剥光了，用御女术美美地把你送上天，哈哈——”说罢，他狂笑着搓搓手，抓向白云裳的双乳。

这段时间，战天风竭力运功，但白云裳留在他体内的灵力实在太强，无论他怎么使力，功力始终无法凝聚。眼见马玉龙的双手伸向白云裳的双乳，战天风怒到极点，刚要张嘴大喝一声，却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鬼牙。

对啊，放鬼牙啊！本大追风就算死了，也绝对不能让他的狗爪子碰到云裳姐。战天风心底狂叫，随后勉力抬起双手。马玉龙是侧对着他的，战天风一只手便对准了马玉龙右耳，怕瞄不准，另一只手则对着马玉龙右肋，捏好剑指，默念口诀，暗叫一声：放！只见两枚鬼牙急射而出。

石室本来就不宽，白云裳帮战天风排毒时又是差不多坐在中间的位置，因此战天风离马玉龙只有三四步距离。这么近的距离，怎么可能瞄不准？而马玉龙整个心思都放在了白云裳的双乳上，对战天风没有半点儿防备，自然也就无从躲闪。只见一枚鬼牙正好从马玉龙的右耳穿进，左耳斜上穿出；另一枚鬼牙则射进了他的身体里，为他护体玄功所抗，没能穿透身子，只射出一个血洞。

马玉龙身子一震，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向战天风，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马玉龙本身功力了得，他清楚地知道白云裳没来得及收回的灵力会给战天风带去怎样的创伤，因此完全没有来理会战天风，却想不到战天风身子不能动，臂上却藏着诡异的鬼牙。一招错，满盘输，只见马玉龙身子摇了一摇，仰天摔倒，死了，却是死不闭眼。

白云裳已经完全绝望了，只是死死地闭着眼睛，听任泪水横流。女子行走江湖，本来就是弱势，一旦失陷于敌手，那便惨不堪言，但白云裳一直都没有过这种担心。以她的功力，不论敌人多强，想打败她有可能，击伤她也有可能，但想擒住她凌辱她，却决不可能。打不过的时候，她可以跑。如果她安心想跑，即便集中天下所有的高手，也是围不住她的。然而今日一时的疏忽，只因为被马玉龙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却陷自己

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她后悔到了极点，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旦身得自由，立刻杀了马玉龙，然后自杀。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马玉龙的魔爪并没有触到她的身子，只听两声异响后便是“扑通”的一声——身子摔倒的声音。她急忙睁开眼睛，见马玉龙栽倒在她身边，脑袋离她不过尺余，耳中的血咕噜噜地流着，两眼大大地睁着。愣了一会儿，她勉力地抬起头看向战天风，惊喜地叫道：“是你……杀了他？”

战天风射死刑天道人那次，放出鬼牙后，全身虚脱，但这次却没有这种感觉。因为鬼牙和战天风同时吸取了金果的灵力后，也就把寄居的战天风当成了自己人，发射出来时，便不像先前一样拼命地吸取战天风的灵力。不过战天风并没有察觉这种异象，因为他体内充斥着白云裳的灵力，本来就不舒服，又一门心思地盯着马玉龙，只要看到马玉龙没死，那就还要补上两鬼牙，根本没去管体内有什么感觉，见马玉龙死得透了，始才放心。听白云裳问话，他嘻嘻一笑，道：“是。我臂上装有九鬼门的鬼牙，刚刚想起，所以便免费送了他两颗鬼牙。竟然想强奸我的好姐姐，本大追风要将他挫骨扬灰。”

先前过于激动，白云裳忘了自己双乳还是露着的，听到“强奸”两个字，才想起来。她“呀”地叫了一声，顿时玉面通红，忙掩上衣服。羞意略去，她又看向战天风，一脸感激地道：“风弟，谢谢你。”她虽然一直对战天风另眼相看，但叫战天风风弟，却还是第一次。战天风让她免受凌辱，她心中的感激，当真难以言喻。

“说什么呀！”战天风摇头，嘻嘻笑道，“你是我的好姐姐，弟弟帮姐姐，那是没得说的。而且你被他暗算，也是因为替我排毒。”他这么说，白云裳心中更是感激。所有人都想不通白云裳为什么唯独对战天风格外不同，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朱一嘴死去的那晚，战天风抚尸痛哭，刚好被白云裳撞上而生出的缘分。因为白云裳师父过世时，也刚好是那样的一个月明之夜，白云裳也是那样的抚尸痛哭。同样的哭声，同样的情景，一下子就触发了她心中的柔情。她看着战天风，就仿佛看到了当日的自己。同病相怜的那一刻，战天风在她心里便有了格外的亲切感。每当她看到战天风时，这种亲切感便会不由自主地滋生出来。战天风叫她姐姐她也愿意，在她心里，也真的觉得战天风就像她的小弟弟，不过她难以启齿而已。而这一次，战天风在这种情形下帮了她，于是她激动之下，终于叫出了口。

战天风虽然嘻嘻笑着，身子却始终站不起来。白云裳略一凝思便明白了，随即道：“风弟，你是因为姐姐的灵力淤塞经络而难以运功吧？”

“是。”战天风点头道，“我这会儿的情形，就好像是因贪吃而胀坏了的傻大个儿，肚子里满满的，怎么也动弹不了，想放两个屁松动一下，可此时偏偏还放不出来，真是气死我了。”

“那是姐姐的灵力塞住了，放……那个怎么会松动。”白云裳白一眼战天风，却又一笑，道，“姐姐教你一个法门，你可以把姐姐的灵力引入经脉中，化为己有。”

“有这等好事？”战天风大喜，却又道，“把姐姐的灵力变成我的，那我岂非占了姐姐的便宜。”



“便宜”两字语含双关，白云裳脸一红，瞪他一眼，道：“好生记着，别闹不好弄成个气滞，到时挺着个大肚子像个孕妇一样，姐姐可不负责。”说着扑哧一笑。这会儿她看战天风越发不同，也就越容易流露出少女的天性。只见她笑容微敛，随后便传了战天风运功的法诀。

战天风依诀闭目练功，淤塞的灵力果然慢慢散开，同时缓缓注入自己丹田中，鼓胀的肚子一时大是轻松。但不等他将白云裳所有灵力化尽，却忽然听到白云裳的呻吟声。他吃了一惊，急忙睁开双眼。却见白云裳一张玉脸赤红如火，全身像蛇一样地扭动着，双手更在身上乱抓，先前掩好的衣服也被抓破了，绝美的双乳袒露着，被自己的双手抓得不住变换形状，口中更是不绝地发出呻吟声。

先前马玉龙给白云裳涂上女儿醉时，白云裳屏住了呼吸，但后来意外得救，却把这个给忘了，一吸之下，便吸进了女儿醉。白云裳若灵力不被制住，以她惊人的玄功，任何毒药春药都伤不了她，即便入体，也会在瞬间排出，但灵力被制便没有办法了。虽然她自幼便受佛法熏陶，心志远比一般女孩子坚定，但天欲星特制的这种女儿醉实乃天下最厉害的春药，加之马玉龙为了摧毁她的禅心，不是让她闻了一下，而是将药涂在了她的鼻子上，分量加了十倍也不止，她又如何抗拒得住？这时便是药性发作了。

她本来美绝天人，此时又这么扭动着呻吟着，当真有着不可思议的诱惑力。战天风因为年纪的关系，对女人一直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他和苏晨亲热过，尤其是蜜雪儿那一次勾引后，虽然都未真正入港，却也引动了心火，对女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渴望。这时他一眼看到白云裳这副模样，顿时全身冒火，身上更起了异样的反应，眼光也不由自主地盯向白云裳的双乳。

突然，战天风心中一凝，暗道：云裳姐可是我的姐姐呀！于是他急忙甩头，错开眼光，叫道：“云裳姐，你怎么了？我给你解穴。”他从来没见过春药发作时的情景，此时他以为是白云裳感到不舒服，解开她的穴道后她自然就好了。

战天风经络中淤塞的灵力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化开，玄功运转仍然不够顺畅，只能运使不到平时三成的功力，但身子的运动却是无碍了。他站起身走到白云裳身边，竭力错开眼光，不去看她的胸乳，随后跪到她身边，伸掌按住她的丹田。手掌与白云裳身子刚一接触，战天风还没来得及发出灵力，白云裳却忽地双手一伸，死死地抱住了他。

战天风全无防备，他哪里想到白云裳会这么抱着他啊！身子往下一栽，趴在了白云裳身上，手往下压，抓着了白云裳右乳，嘴则压在了白云裳脸上。

战天风吃了一惊，叫道：“云裳姐，你想做什么？想强奸我吗？”嘴里开着玩笑，身子想撑起来。但白云裳一抱住了，哪里肯松手？不但手抱着，腿也围了上来，死死地缠着他。偏偏战天风一手抓着的是白云裳乳房，一撑之下，软绵绵的一团，让他的手一下子就软了，竟是撑不起来。他抓过小青的乳房，也揉过苏晨，但那都隔了衣服，而这一次，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半点隔绝的抓在手里，那种感觉，真的从来没有过，他也说不明白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却只是再不想放手。

战天风的身体就像一根浇了油的干柴，霎时间就被点燃了，再也没有重新撑起的力量，只是不绝地揉搓着，而他重新跌下的嘴，刚好碰到了白云裳呼呼喘着热气的嘴唇，他心中闪念：不知云裳姐的豆腐是什么味道？只是我好像不应该吃她的豆腐。他迷迷糊糊地想着，嘴却已经吻住了白云裳的嘴唇。

白云裳的嘴唇和苏晨的一样，也是凉凉的，也同样的温软、香滑、细腻。但与苏晨不同的是，被药物激起了全部欲火的白云裳，她的吻要比苏晨的火热得多。清醒中的苏晨是羞涩而放不开的，只是被动的回吻，而白云裳的吻却是火热的，狂热地索取着。与其说是战天风在吻她，不如说是她在吻战天风。

战天风被白云裳吻得迷迷糊糊，手也开始到处乱摸乱揉起来。先前他还想着白云裳的奶子他不该看，这时却已迷糊了。便在这里，战天风心中突然闪念：啊呀不行，再弄下去，本大追风要和马玉龙一样了。他忙要撑起身子，白云裳却仍死死地缠着他。而战天风也发现，自己的嘴不知什么时候到了白云裳的胸脯上。

白云裳一对玉乳就在眼前，眼见白云裳还要箍着他脑袋往胸脯上按，一旦再按到白云裳胸脯上，他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控制自己，心中一急，猛一张嘴，便在白云裳的左乳上咬了一口。这一口咬得还真重，虽然没有出血，却在白云裳美丽绝伦的左乳上留下了两排深深的牙印。战天风同时大叫一声：“云裳姐，醒醒，再不醒来，你就不是我姐姐而是我老婆了。”

白云裳吃痛，再加上战天风这一声大叫，终于恢复了两分神智，睁眼看清自己的样子，羞叫一声，急忙放手。战天风撑起身子，急往边上一跳，却一下绊着了马玉龙的尸身，仰天摔了一跤，跳起来在马玉龙身上踢了一脚，大骂：“你大爷的，死了还要绊本大追风一跤，呆会儿老子剁了你。”

这时他已经想到了白云裳被涂了春药的事，随后往马玉龙怀中一翻，翻出两个玉瓶子来，拔开一个一闻，香气冲鼻，霎时间全身有若火烧，却是那个女儿醉的瓶子。他忙打开另一个，一闻，却是奇臭无比，只想大呕出来，但那种身若火烧的感觉却立马消失了。战天风知道奇臭的就是解药，忙俯身到白云裳身边。这时白云裳又渐渐陷入迷醉中，战天风一只手抱住她脑袋，另一只手把瓶子送到她鼻子前。

白云裳吸了两口气，迷药渐解，睁开眼睛，但药性实在太重，眼神仍不够清明。战天风见她眼光看过来，忙道：“这是解药，不过比较臭，姐姐就当它是臭豆腐好了，再吸两下。”

白云裳依言深呼吸，吸了两下后，女儿醉的药性彻底解除，但灵力仍是被封住的，手足仍然没有力气。战天风此时的灵力也只恢复三成，没办法替她一下子解开穴道，只得扶她盘膝坐好，一面在她后心命门输入灵力，一面让白云裳自己运功冲穴，两下合力，始才冲开被封的穴道。

白云裳玄功尽复，回转身来让战天风盘膝坐好，运起先前她教他的法门。她复以灵力相助，很快便将战天风经络中淤塞的灵力全部化开。战天风将那些灵力引入丹田中，与自己的灵力融为一体，一时只觉经络中灵力充沛，大有破体而出之势，跳起来

挥了挥拳头，对白云裳道：“云裳姐，我吸了你的灵力，你岂非功力大损？”

“不会。”白云裳摇头道，“我不是像佛印宗一样给你灌顶传功，只是一个意外而使一部分灵力滞留在了你体内，那样滞留的灵力没多少的，对我自己更没有什么影响。这就好比两个高手比拼灵力，当时虽然消耗得很厉害，但随后又可以恢复，我这个也一样，坐息几次就好了。”她一直只是掩着衣服，到这会儿才拾起地上的肚兜，背转身穿好。

她穿着穿着，泪如雨下，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虽然她各方面都远强于一般的女孩子，但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无论任何女孩子碰到这样的事情，不哭都是不可能的。

战天风故意拿他吸收了白云裳灵力的事来说，就是希望引开白云裳的注意力，没成想白云裳还是哭了起来。虽然他记起了女孩子哭了只要抱一抱就好的话，上次对苏晨就很灵，但对着白云裳，他知道还是不能抱，只有想话来劝道：“云裳姐，别哭了，还算好吧，虽然马玉龙看了你的身体，但终究没有碰到你。虽然说女孩子的身子娇贵不能给别人看，但你别把他当人啊！你就当他是一条狗，不对，当狗还看重了他，你就把他当成一只大头苍蝇吧。就好比你上茅房，被大头苍蝇叮在了屁股上，没什么了不起的，而且这只苍蝇还是只死苍蝇，给我拍死了呢。”

他自认为这个比喻打得很恰当。是啊，再怎么样的美女也要上茅房，光屁股也要给苍蝇叮，难道给苍蝇叮了就都不活了？但他自以为是的道理却并没有止住白云裳的哭声，他搔搔头，道：“是了，还有我，但也一样啊，你也把我当苍蝇好了，马玉龙是红头苍蝇，我就是那绿头苍蝇，虽然我亲了你，还在你奶子上咬了一口，你也只当是给苍蝇……”话没说完，白云裳却猛地哭叫道：“不要说了。”

战天风慌忙住嘴，他把自己也比作苍蝇，其实也是故意的，希望能引得白云裳笑起来，一笑那就没事了，谁知却反惹得白云裳恼了。战天风一时可就不知要怎么办才好了，只有呆呆地看着白云裳，眼见白云裳平日一尘不染的白衣上，这时却沾满了灰尘，心中却也感叹：云裳姐仙子一样的一个人，却差点儿被玷污了，也难怪她伤心。想到这里，他无名火又起，随即对着马玉龙的尸身一顿乱踩，边踩边骂：“王八蛋，你以为做了鬼就躲得掉了，做了鬼老子也要踩你，出去老子就去做法事，请尽天下高僧高道，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不，让你翻身做人，但永世都做太监，就算看着光屁股美女也只能干着急。”

“算了。”白云裳低叫一声，深深吸气，抹了泪水，随即转过身来，道，“带着他的尸体，我们出去。”战天风见她不再哭了，大喜，于是应一声，提着马玉龙尸体，装着女儿醉和解药的玉瓶子本想再塞进马玉龙怀中，突然又另起一个念头，反手便塞进了自己的玄女袋里。

二人从洞口出来时，灵心和清贫两道还在，却都是一脸急怒。白云裳是先出来的，清贫道人一见她就急叫道：“白小姐，鬼狂冲出去了，也不知他拿到传国玉玺没有，我们两人拦不住他。”说到这里，始才看清白云裳神情有异，不免惊叫一声，“白小姐？”

这时战天风也出来了。灵心道人一眼看到战天风手中提着的马玉龙，惊叫：“玉龙



师弟，你怎么了？”

“死翘翘了。”战天风说罢便将马玉龙的尸体往地下一丢。灵心道人忙上前一把抱住，一试马玉龙鼻息，真的没气了，惊得魂飞魄散，随后看向白云裳，急叫道：“白小姐，玉龙是怎么回事？是鬼狂害了他吗？”

“不是。”白云裳摇头，眼中隐含怒意，道，“我们没有找到鬼狂，但碰上了他，这畜生竟然趁我不便欲行不轨，被我杀了。”

“什……什么？”她这话如一个晴天霹雳，惊得灵心道人都结巴起来，这时他也看清了白云裳神情有异，不但泪痕未干，一袭白衣也是沾满了灰尘，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战天风将他的神情都看在眼里，喝道：“不要往歪里想，这禽兽并没得手就被我杀了，他其实是死在我手里。”

“不要说了。”白云裳低叫一声，扫视一眼灵心和清贫两道，道，“请你们把尸体带回无闻庄，我随后会向枯闻夫人讨一个说法。”说着当先出了石林，战天风随后跟上。灵心道人抱着马玉龙的尸体，和清贫道人一起跟上。

出了石林，白云裳一直往上飞，直上山岭，战天风自然紧跟着她。灵心和清贫两道却没跟上来，不敢跟了，要在山谷中先商议一番。

七大玄门中，古剑门、修竹院、无闻庄三派走得最近，关系最好，以前因为三派是七大玄门中势力最弱的，结成一体以壮声势，但近几十年，古剑门出了五灵，无闻庄更出了枯闻夫人和无闻七剑，三派后来居上，反而成了七大玄门中最强的一股势力。三派得了意，抱得更紧。马玉龙的死，不但是对无闻庄的打击，也是对古剑门、修竹院的打击，两道心慌意乱，不商量一下不行。

白云裳飞上山岭，见战天风一直跟着他，转头道：“我要静一静，你有什么事，自己去忙吧。这次的事，谢谢你。”说着飞掠而去。

战天风想叫住她，更想跟着她，但张了张嘴，却终是没能叫出来，看着白云裳远去的背影，心中寻思：云裳姐肯定还要哭一场，只盼别想不开就好。

战天风呆了一阵，也顺着白云裳掠去的方向飞掠，倒不是想追白云裳，而是无处可去，便信脚而行了，心中寻思：云裳姐说过要去找枯闻夫人的麻烦，无闻庄听说在南方抚香国，我且也往南方去，一面打听马大哥的消息，一面等云裳姐的消息。若找到了马大哥又听到云裳姐和无闻庄起冲突，那就拉了马大哥去帮手，也免得无闻庄仗着人多欺负云裳姐一个人。

不过他随后便想到，白衣庵为佛门领袖，虽然因白衣庵的退隐，佛门也跟着保持低调，但佛门中卧虎藏龙，潜力极为惊人。别说白云裳背后还有师门，便是白衣庵这一代只有白云裳这一个弟子，佛门中听到了消息，也一定会为白云裳出头。白云裳可绝对不是什么孤家寡人，而是一股巨大的势力。无闻庄虽强，真若不讲理时，即便加上古剑门、修竹院，只怕也是斗不过佛门的。

但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云裳姐的娘家人，我可是她弟弟。战天风想着，但随即又摇头苦笑，想：我不但亲了她，还在她奶子上咬了一口，只怕云裳姐以后未必还认我

这个弟弟。想到这里，他眼前不由自主又浮现出白云裳裸露的双乳，腹间霎时一热，慌忙摇了摇头，加速飞掠。

不久天明，战天风来到一座城外收术，进城去，仍是在茶馆酒店打听新天子的事。还是一样，乱七八糟的消息很多，管用的一个没有。打听消息的时候，他尽量收敛灵力，入黄沙关前，他真的颇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但与鬼狂的这场巧遇，却让他知道，面对着真正的宗师级人物，他仍然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实力相差太悬殊时，诡计往往也不起作用。不过他也并不是太担心，因为像鬼狂这样的人物，除非是巧遇，不太可能专门来寻他的，所以他只是小心，而不是像老鼠一样找个地洞把自己完全藏起来。

照想好的，战天风一路向南，每逢大些的城镇便停下来打探一番。这天他进了一座大城，找了家酒楼，打一角酒，要两个小菜慢慢吃着，同时向小二打听新天子的事。这城离三吴国已在数千里之外，三吴国的事，这里关心的人不多。小二只是听旅客大致说了一下，说新天子不见了，其他一概不知，更没有新天子在另外哪个国家现身的消息。

战天风问了两句便知希望落空，便让小二自去。他喝着酒，心中却也好笑，想：别人满世界找传国玉玺，本大追风揣着传国玉玺却还送不掉，也真是有趣了。他忽然又想起那天蜜雪儿的话，想：如果本大追风现在跳起来亮出传国玉玺，然后宣布我就是十四皇子玄信，却不知会怎么样？是有人跟着叩头奉我为天子呢，还是乱刀齐下，分了我的尸再抢了传国玉玺啊？嘿，若不是传国玉玺是马大哥要的，还真要冒一险玩玩。

战天风喝着小酒，哼着曲儿，胡思乱想着，却忽地里心生警惕。他要的是二楼雅座，不靠窗，但对街的景物还是能看到。对街也是一家酒楼，窗上都打着竹帘子，隐隐绰绰，客人也是不少，只是看不清人，但战天风隐隐有一种感觉，有人在竹帘后窥探他，不过在他转头看去时，那种感觉便消失了。

是九鬼门的人，还是偶有玄功高手也在对楼喝酒，不经意往这边看？战天风一时把握不定。因为一路上并没发现有九鬼门探子，不过他还是不敢冒险，便叫了小二过来，说是另要一个单间。他来到单间中，却借凌虚佛影身法飞掠出城，身后却并没有人跟来，到城外一处空地，煮一锅一叶障目汤喝了，缓步走出数十丈，细察周围，也并不见鬼灵出现，心下嘀咕：看来我是被吓出毛病了。他苦笑一声，撒脚飞奔，不过仍着意留心身周动静。被鬼瑶儿万里追杀，一叶障目汤也用得多了，他是越来越有经验了。

奔出数里，并无异常，战天风心中嘀咕：好像从上次打了鬼丫头屁股后，就一直没见过鬼灵，怎么回事？吓怕了，怕我捉着她打她的屁股？这么说本大追风还真有点威势啊。他虽然嘴上打了个哈哈，但自己心里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鬼灵不是怕被他捉住打，只是不在这里罢了。

战天风奔出数十里，到了一个小镇，取锅喝口水解了一叶障目汤魔力，进镇去，索性雇了一辆马车。这也是老法子了，不借遁术飞掠，只是坐马车慢慢溜达。虽然慢点儿，却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本来是白天打听消息夜间赶路，这会儿夜间便不赶路

了，只是白天打尖时听听消息，无消息，夜间便在店中练功。得了白云裳灵力，战天风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入静更易，禅坐更久，耳目也好像比以前敏锐得多。从这些情形看，功力似乎是增加了，可结印凝出金字，七个金字却没有半点变化，还是一样大。战天风先以为是手印还不能把身上所有功力全凝在字上，但练了几夜，却无半点进步，可就死了心，但更是奇怪，心想：佛印宗和白衣庵是冤家，难道金果和云裳姐的灵力也成了冤家，竟是水火不容吗？可为什么我其他方面好像感觉又大不相同呢？

佛印宗的修炼，重印不重心，重练不重悟；而白衣庵的心法却相反，最重心性的修炼，最讲悟性。可以说，这两种功法都有各自的长处，也都有各自的缺陷。战天风的功力，主要来自金果，天生也就带了佛印宗固有的缺陷，然而因为突然间有了白云裳灵力的进入，这些缺陷却给堵上了。打个比方，金果给战天风的，就像一扇门，这扇门很重很厚，但有缝，而白云裳的灵力虽不多，却刚好把这些缝给堵上了，所以就功力上来看，好像没什么长进，可在整体上，却变得圆融灵通，再无障碍。同样一个人，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但站在山脚下只能仰头看山，站在山顶上却可以极目远望，那么这个人变了还是没变呢？白云裳的灵力，就是将战天风送上了山顶。他还是他，但山外的天已在他眼前呈现，只要潜心苦练，前途不可限量，正如那看到了山外的人，只要迈开脚，山外是无限的天地。

可惜的是，战天风并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也实在是个懒散的人。可以说，任何事，他都只有三天的热情，因此在练了几天发现金字没什么长进后，就又懒了下来；有时夜间静坐，天明醒来，看看天，打个翻身又睡了；有时夜间练手印，练完也就一觉睡到大天光。不过也不能太怪他，少年人谁不贪玩贪睡？又没人管着，每天能练一练，已经是不错了。

这日战天风渐渐走向抚香国，却既没有新天子的消息，也没有白云裳去找无闻庄的消息。

时已入夏，人本来就有些昏沉，再加上马车摇啊摇的，进抚香国时，战天风几乎都要睡着了，心中却又忽地生出警惕。这次他有点儿迟疑起来，因为既没有感应到灵力的波动，也没听到掠风声，只以为又是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便没有跳出马车，而是打开车帘往外看。他一眼看出去，眼光忽地一凝，身子同时嗖地一下从车窗中蹿了出来。他刚想往后飞掠，身子一动，却又立定了。

两个青衣人，一前一后，牢牢地堵住了他。这两个青衣人都是五十来岁年纪，前面的略矮些，稍胖，白白净净一张面皮，生似哪个商铺里的老板；后面的略高，偏瘦，三角眼，眼光冰冷，像冬天里冻僵了的死鱼的眼睛。两人两股灵力，牢牢地罩定战天风。一感应到两人的灵力，战天风便知两人都是一流高手，任何一个都要比他强些。即便是单打独斗，他也绝对斗不过两人中的任何一个，而两人离得既近，又是一前一后，随便他往哪个方向跑，另一个都可以截杀，看来想跑也跑不了。

“两位是何方高人？”战天风一抱拳，心中却暗暗嘀咕：云裳姐送我这未卜先知的